

危险 宫廷 梦

狂上加狂

著

但在那人一笑之间，
卫冷儒的心便早已深深种下，
究竟是他爱了她的天下，
还是她动了他的心？

上

入选 2015 年
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
晋江金榜前五

亿万点击
史上最荡气回肠的
绝世恋歌

帝王榻侧，岂容他人酣睡？
奈何来人偏偏是敢逆君夺位的第一权臣
龙椅他要坐，龙床他要睡，龙椅上的人他也不放过！

妖蛟太傅 vs 傀儡天子
不仅抢走她的皇位，还要夺走她的心？

人气大神 / 狂上加狂
执笔书写乱世浮华

可是我却是不信，
天下有什么能难倒我卫冷儒！

江山美人，自古难两全。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危宮 惊梦

狂上加狂 著
WEIGONG JINGMENG

上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危宫惊梦 / 狂上加狂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 12

ISBN 978-7-5500-1581-4

I. ①危… II. ①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74692 号

危宫惊梦 (全二册)

狂上加狂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杨 旭 胡志敏
文字编辑	黄凡倚
封面设计	TiTi 设计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38
版 次	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828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1581-4
定 价	50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5-434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危宮 惊梦

001-第一章
005-第二章
011-第三章
016-第四章
021-第五章
027-第六章
033-第七章
039-第八章
046-第九章
052-第十章
058-第十一章
064-第十二章
070-第十三章
077-第十四章
083-第十五章
089-第十六章
095-第十七章
100-第十八章
106-第十九章
112-第二十章
118-第二十一章
124-第二十二章
131-第二十三章
137-第二十四章

目录 CONTENTS



危宮 惊梦

143- 第二十五章
149- 第二十六章
155- 第二十七章
160- 第二十八章
166- 第二十九章
173- 第三十章
179- 第三十一章
185- 第三十二章
191- 第三十三章
197- 第三十四章
203- 第三十五章
209- 第三十六章
215- 第三十七章
221- 第三十八章
227- 第三十九章
233- 第四十章
239- 第四十一章
244- 第四十二章
250- 第四十三章
257- 第四十四章
263- 第四十五章
269- 第四十六章
275- 第四十七章
280- 第四十八章

目录 CONTENTS





第一章

更鼓敲了又敲。

这熟悉的声音提醒着宫里的老人儿，此时正是夜深人静之时。

可是此时偌大的皇宫，无论是主子还是奴才，挺惯了的、弯久了的，都统统不分尊卑匍匐在大殿之上，乌压压的人盖住了金色的地砖。

殿外的广场上，洗地的水在石板上来回“哗哗”地冲刷了足有三遍，但石缝里的泥土依然顽固地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。

跪在大殿上的一众男女老少，个个面如土色。甚至有几个，靠近档下的地方热腾腾的水汽连成了一片。

“卫太傅，宫里的公主、王子都在这儿了，您过过眼吧！”

说话的是禁军总都统吕文霸——曾经横扫千军的镇远大将军，正弯下铁塔一般的腰板，将大魏国辅政的太傅卫冷侯请上大殿。

卫冷侯清冷惯了的俊脸，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，就算连夜发动了政变，亲手斩了皇位上的真龙天子，血洗了整个宫廷，彻底掀了大魏朝的天，他脸上依然是云淡风轻的表情。

卫冷侯的风眼漫不经心地扫了一圈尿裤子的皇族贵胄，终于在一群瑟瑟发抖的人群里扫到了一个瘦弱的身影。

他伸手轻轻点了一下，立刻有两个禁军将一个瘦骨伶仃的小孩从人群里拎了出来。说他是孩子倒是有些过分了，只是长期的营养不良，让这个十五岁的小人儿的骨架较于同龄人更单薄了些，尖细的下巴倒是映衬得一双大眼睛格外醒目。

卫冷侯看得分明，这双略显灵动的眼中，连半滴眼泪都没有，勉强算起来，只是眼底透着些许疲惫的血丝，跟刚刚宫中发生的惨剧微微地应了下景。

“禀太傅，他是……‘驾崩’的先皇第十四子聂清麟，是广恩宫刚刚离世的丽妃所出，今年已有十五。”就算是熟知宫廷人事的阮公公也是打了一个愣儿后，才突然想起这个在宫中备受冷落的皇子的名字，赶紧在卫太傅的身后细声答道。

“十五？年岁大了些……”卫太傅漫不经心地说道。

身为卫太傅亲信的阮公公倒是立刻体察上意，连忙进言：“永宁宫宁妃的十六皇子倒是年岁相宜，只有六岁，懵懂无知，正需要太傅的悉心教导。”

说话间，身旁的侍卫从一群锦衣华服的妃嫔中找出一个身材微胖的孩子，将他扔到了卫冷侯的面前。

十六皇子微抬眼看着自己面前这个伟岸的男子，看着那双泛着冰碴儿的眼，想起他在傍晚之时攻入宫门，一剑劈死父皇时的肃杀狰狞，顿时吓得体若筛糠，吊着口气儿回身冲人群高喊：“母妃，救我！”不过只一声后，便晕了过去。

宁妃看着自己的皇儿晕了过去，倒是把那吓破了的胆儿提了提。她毕竟是受先皇恩宠多年的宠妃，自己的父亲又是身居高位的吏部尚书。几代的荣宠养出的世家贵女，面对弑君的乱臣，忍不住将那平日里的架势端出了几分：“卫……卫太傅，他只是个孩子，有什么，你且冲着我来！想我父亲平日也与太傅交情甚笃，您……就看在他的面子上，饶了我的琪儿吧……”

卫冷侯看着宁妃如带泪芙蓉一般姣好的脸庞，倒是费神想了想，然后说道：“你们荣家仗着得宠圣眷，肆意搜刮民脂民膏，魅惑皇上，惑乱朝纲，这么想来，我倒是应该给荣阁老几分薄面……既然他早已在自己的府中因急症离世，你们这些做儿孙的，倒是该去陪陪他老人家了。”

他话音刚落，宁妃厉声惨叫。她原想着父亲是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，却没想到宫内变天之时，自己的娘家也惨遭横祸。看来这卫冷侯早已知道自己的父亲曾经设计陷害过他，这个冷心绝情的逆臣是断不会放过自己跟琪儿的……

绝望之余，她倒是豁了出去，站起身来疯了一般怒骂着朝卫冷侯扑去。

可惜她还未近身，身旁的侍卫早已抽刀劈了过去，曾经艳绝六宫的美娇娥抽搐了几下，立时倒在了血泊之中。

一时间，大殿里贵人们的档下的湿气愈加浓烈，那臊味让冲进大殿的侍卫们都禁不住微微皱眉。娇养惯了的妃嫔们又吓晕了几个过去。

“先皇因病驾崩，朝中不可一日无君，荣家凭借外戚荣宠，惑乱朝纲在先，新君的册立，倒是不能不考量外戚的品性……”

他寥寥数语，把阮公公的魂儿吓得满天飞溅，心里不由得暗骂自己犯了糊涂。

卫太傅要扶植一个傀儡小皇帝，待到时机成熟，再顺理成章地取而代之。

这么想来，自己居然推荐了卫太傅死敌的外孙，真真是昏聩得可以一头撞死在殿柱之上了。

这卫太傅少年得宠，官运一路亨通，多年的经营，让他的党羽在大魏王朝肆意壮大。可惜荣家等几大世家容不下这个没有祖荫庇佑的寒门弟子扶摇直上，朝堂上的内斗一向吃紧。

若是权臣争斗，有些城府的帝王只需冷眼旁观，稍作疏导，倒不失为平衡多种力量的手段。但坏就坏在先皇沉迷女色、昏聩无能，先是一味恩宠卫冷侯，养虎为患，

后又不知怎么的，动了将卫冷侯斩草除根的心。

可惜卫冷侯早已窥得先机，当机立断，发动政变，将危及自己的隐患逐一除尽。

奈何大魏开国皇帝早有预见，将许多皇族聂姓分封到了各处为王，几个王爷拥有重兵，如果一时间改朝换代，只怕正好给这些野心勃勃的诸侯振臂一呼的借口。

还没等阮公公的冷汗落下，卫太傅已经轻轻捏住了一直静静跪在一旁的十四子聂清麟的下巴，半垂着眼眸打量一番后说道：“听说他是个天残？”

阮公公一震，没想到这等宫廷秘事卫太傅都知道，想来是掂量属意的傀儡人选已久了。他连忙尖声回道：“回太傅，听替皇子们开解人事的宫女说，这十四皇子的确是……不行的。”

阮公公说完，卫冷侯发现一直泰然处之的十四皇子微微地颤抖了一下……有意思，这男儿的自尊被当众击碎，看起来倒是比自己父皇的惨死更让他心伤呢……

“一个失宠多时的皇子，没有母妃庇护，少了些骄纵之气，倒算是大魏百姓的福泽……”卫冷侯低沉的嗓音在大殿上回荡。

说话间，清瘦的小人已经被伟岸的男人单手提起。

“立十四皇子聂清麟为大魏新君。”铿锵有力的一句话，将一个十五岁的羸弱少年钉死在皇位之上。

随后，大殿上又是一片骚乱，凡是出身世家的妃嫔及其皇子一律软禁在别院，余下的悉数打入冷宫监禁，从此不需再见天日。被宫人带回皇帝寝宫歇息的少年，听着身后的哭号声忍不住微微叹了口气。

此时正是深秋，少年望着殿边的落叶，心生怅惘。他本以为已经吃尽了这深宫之苦，就算不能早日逃离这深宫大内，也总算是能随着众人一死了之，没承想自己居然成了傀儡摆设。这种活法真是难熬得很，只能看着太傅的心性，哪日他一高兴，吩咐一句，他这皇上就该上路了。

这天凉气爽的日子，便是自己驾崩之时。

但是，他毕竟暂时活了下来，只是这以后的日子……又该是怎样一种熬法？

待他回到寝宫，略觉欣慰地发现，从小一直侍候他的侍女安巧儿也被带到了宫中。

宫里的太监宫女们都清楚得很，这大魏的天是彻底倾覆了，如今这刚立的皇帝也不过是个摆设，自然也都无心逢迎。

待到宫人们都退下了，安巧儿放下龙床上的重重帷帐，关切地问：“殿下，您……没有被发现吧？”

此时的十四皇子聂清麟，总算是可以微微地松口气了。他慢慢脱掉自己的衣衫，看着安巧儿紧绷的脸，安慰地笑道：“幸好被抓去大殿前没有喝太多的水。我旁边的人尿了一片，连平日清高的六哥好似也酣畅了几次，差点儿把我的衣袍给浸湿了。也只有我的裆下干爽得很，要不然被你之外的宫人抓去换裤子，便是大大地不妙了。”

安巧儿看着自己的主子逢此大变还是那副没心没肺的样子，不由得叹了口气道：“这真是孽因种下，孽果不断，当年丽妃的一念之差，可真是害了殿下您……”

此时的聂清麟已脱了外衫，又解开束身的夹袄，露出了单薄的身形，虽然他清瘦了些，但只要眼尖的人，立刻便能发现他微微隆起的胸部……这哪是什么王子？分明是个尚未发育完全的公主。

安巧儿又叹了口气：“小时候倒是好瞒些，雌雄难辨。可这渐渐大了，要怎么瞒下去啊？”

聂清麟换了睡袍，看安巧儿愁容满面便微笑着开解道：“我那些叔伯们都不是省油的灯。那卫太傅要平定天下，大事还多得很，抽不出闲暇分辨我。只是以后你我被架在了这庙堂之上，更加需要谨言慎行，要牢记那卫太傅才是这大魏真正的主子，在他面前要低头恭顺，千万莫真把自己当成真龙天子，念着那些国仇家恨即可。”

安巧儿点了点头。她如今将要三十芳华，在宫中待了小半辈子，这里面的道理怎能不懂？这原是她想要嘱咐十四殿下的，现在看来这孩子早已经琢磨透彻了。

唉，如果丽妃留下的这唯一一点儿骨血如果真是个男孩，该是怎样一个顶天立地的翩翩男儿啊！

可偏偏造化弄人，他们一步错步步错，被逼迫到了这步田地……想起那杀人如麻、狼子野心的卫太傅，安巧儿只觉得自己小主子的前程渺茫，那贼子岂能让殿下坐在龙椅之上活到成年亲政？

算一算，殿下只有一年便是十六岁了，只怕十六岁的生辰未到，一杯毒酒便已经赐下……

这孩子的命……从来都由不得她啊！



第二章

大魏朝新君登基的典礼从来没有这等寒酸过。

阮公公站在高阶上细着嗓子念着所谓的先皇临终遗诏，下面的文武百官都低着头聆听先皇最后的嘱托，再向新君叩首。

聂清麟被戴上象征九五至尊的冕冠，单薄的小身板套着不大合身的龙袍，独坐在偌大的龙椅上，倒是把孤家寡人的味道演绎得十足。

要是这身来不及修改而不合体的衣服衬得大魏新君寒酸，那真是有点儿不公平道。

最要命的衬托，其实是那龙椅之旁更加奢华的金椅——整把椅子被龙眼大的明珠装饰，一条在金丝拉成的水纹里翻滚的蛟盘踞在椅背上——这是卫太傅的座椅。

蛟虽无角，但千年之后便会成龙，尤其是拥有牙尖爪利的恶蛟更是妖气冲天，就算是真龙又能怎样，照样被泛着恶气的妖物杀戮吞噬。

最起码，聂清麟这条真龙是彻底被煞气熏成了蚯蚓，她顶着三斤重的头冠，裹着布袋般的龙袍，半垂着眼皮坐得端端正正，一心做个尽忠职守的好摆设。

遥想脾气暴戾的先皇上朝时，朝堂之上还有政见不合的大臣们高声争吵的情形呢。可如今，先皇诡异地一夜暴毙，他这样年幼无宠的皇子突然登基，满朝的栋梁居然难得地一团和气，毫无疑义地簇拥着新主登基了。

可明眼人都知道，他们跪的是上面两把椅子中的哪一位。

如果谁还不清楚，看看身旁换了大半的同僚的面孔，再仔细想想那些失踪的大臣，叩拜起来便会更加谦恭和顺。

卫冷侯就是这样善使雷霆手段的一代奸雄，这样的“栋梁”真是百年难得一见。

这么想着，聂清麟不由得把目光偷偷转向坐在身边的那个人。

也难怪有人把他称为“大魏第一美男子”，这样脱俗的容貌搭配着他高挑伟岸的身材，加上一身黑底金丝的朝袍，不明底细的人说不定会暗叹一句：可真是仙人如画啊！

男儿当如斯，样貌、智商、歹毒的心肠样样都不缺，真真叫人羡慕。

她那个不可一世的父皇当年是怎么慧眼蒙尘，在满满一大殿的应试举子里圈出这么一位国之栋梁的？

看来这伯乐与千里马的佳话，跟中山狼的悲剧也只是一步之遥啊！

她魂游得正浓的时候，旁边的阮公公一声接一声尖细的声音震入了耳膜：“皇上……皇上，该起身祭祖了……”

聂清麟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，众人的目光都转向了自己，而刚刚荣升为摄政王的卫冷侯，正伸着手，目露寒光地望着自己。

皇帝年幼，按礼制来说，当在加冕典礼后，由受命辅政的大臣扶持，一路牵手带至太庙祭祖。

可是当卫冷侯把手伸向新帝时，小皇帝居然视而不见，任由那阎罗王一般索命的主儿在百官的眼前尴尬地伸着手。

顿时，人群中开始有人蠢蠢欲动，虽然迫于卫冷侯一时的雷霆手段纷纷拜伏，但他逼宫弑君的行径众人心知肚明。

原想着新帝羸弱，只能任由奸人摆布，没承想倒是个有骨气的，敢在众目睽睽下让卫冷侯那厮难堪。

先皇在天之灵可以瞑目了！只可惜新帝年幼，恐怕经此一事，也要遭卫贼毒手。这父死子随，堪列入“二十五孝”，倒是成全了一番佳话！

聂清麟心里却是一颤，这总爱神游的毛病怎么在这要命的节骨眼犯了？眼看着卫冷侯面无表情地收回了手，准备转身离开，她心底再次大叫一声：“不妙！”

卫冷侯面冷心窄，那是众人皆知的事情，如今登基典礼，文武百官被调教得甚是出色，偏偏在摆设的身上跌了面子，这雷霆怒火该是怎样地了得？

不用看皇历，明几个便是新皇驾崩的好日子！

于是，还没等众位大臣心里推敲琢磨出这第二十五孝的种种动人之处，新皇的身形早已动如脱兔。

只见瘦弱的身形提着宽大的袍子，一个趑趄便栽入了卫冷侯的怀中。

卫冷侯一低头，便看见一张清秀的小脸微微蹙着眉，对自己低声说：“摄政王且慢些！朕这腿坐得发麻，一时缓不过来……”

说着她泰然地靠着权势熏天的摄政王结实的身板直了直腿，顺便将自己的小手伸入了他的大掌之中。

新帝这等短了气节的举动，让看到君臣对峙而雀跃不已的众臣大失所望，在哀叹大魏亡矣的同时，个个又重新卑躬屈膝，亦步亦趋地跟在新帝的銮驾之后。

而阮公公则擦了擦冷汗，心里暗叫一声“要命的小祖宗”，然后仰头大喊一声：“起驾！”

按理说，新帝上了銮驾，辅政的权臣应该跟在銮驾的后面。但是借礼部侍郎八个胆子，他也不敢上书直谏，让摄政王下来与群臣步行。

坐在宽大的銮驾上，卫冷侯看了看身旁那个单薄的少年，再一次发现，这个一直

不太出众的皇子，果真是怕自己的。

若是放在以前，倒可能是被自己那温文儒雅的外表蒙骗了的，可是就在几天前，这小皇子亲历了血腥的政变，他明知道自己亲斩了他的父皇，居然还能如此放松地坐在自己的身侧？

心里千百个念头流转之际，他淡淡地问了句：“皇上看起来倒是不怕微臣啊？”

聂清麟闻听此话，抬起头瞄了一眼卫冷侯冷峻的神色，一时拿捏不住卫冷侯的话外音，便斟酌着说道：“朕自幼身体欠佳，入书房读书比皇兄们晚了些。母妃生前斥责过朕，待人礼数有欠妥当。如若朕人前做了有失体统的事情，请卫冷侯不必顾忌君臣礼数，指点出来，朕以后自当留心。”

少年的声音不知为何有些沙哑，稍带着稚龄甜美的嗓音，略显硬气的京话在这孩子的口中回转了那么几下再吐出来，居然带着江南吴侬软语的绵软酥柔，刮得人耳膜也那么酥麻了一下。

卫冷侯略微皱了皱眉，聂氏皇族向来所出都是高大挺健的男子，譬如先皇，粗眉浓须，虎背熊腰。可是偏偏这位十四皇子的相貌、做派却随了那个来自江南的丽妃，加上是个“天残”，先天存着男儿的不足，喉结也没有冒出，单听这独特的声音，一时间还真是分辨不出雌雄。

卫冷侯原想着少年或许有些城府，立他为帝，恐怕会留有后患。但他刚刚冒起的杀意，偏就这么被轻柔绵软的声音软趴趴地熄灭了。

这种阴阳不明的软货，就算把他架到那九五至尊的位置上，也难以服众。这么想着，卫冷侯也懒得再跟这早晚要死的无用小儿多废话，岿然正坐在宽大的銮驾上，微眯着眼，高深莫测地不知琢磨什么去了。

聂清麟缩在銮驾的一角，检讨了一下自己，紧张度的确是不够，她便将身子缩得再紧些，摆出些受教的样子出来。

果然，她提了十二分的小心后，祭祖进行得十分顺畅。

往常祭祀后，群臣会异常热络地分食祭肉，打包供品回家。沾一沾皇家的福泽，历来是祭祖后的重头戏。哪个是鸿运当头的宠臣，哪个官运要往下走，只要看看食盒里肉块的大小、点心的碟数便一目了然。

可是今儿这君臣们各自走完了场面上的礼节，呼啦一下便作鸟兽散。

惨死的先皇画像上的墨迹还没有干呢！摆在他面前的祭品怨气甚大，估计吃了沾不到福泽，倒霉小半辈子却是少不了的。

不过新皇倒是不介意鬼神之说，老早就盯住了那鲜红发亮的大块烤肉，祭祀一结束，便嘱咐身边的小太监，拣了新鲜热乎的肉菜带回寝宫之中。

要知道，新皇这几日的御膳有些素寡。

御膳房的厨子们也不知是不是都在哀悼先皇呢，悲怆得味道、火候都失了准头，

连续几顿御膳，青菜中难得一见的肉末沾在筷头上，就算再耐心地咀嚼，几下子也便吞咽干净了。

聂清麟暗叹一声，这皇上还不如当初倍受冷落的皇子来得畅快些。

母妃疾病缠身那几年，争宠的心也淡了下来，自己的日子也好过了许多。甚至在偏居深宫一隅的小院子里，自己还闲情逸致地垒砌了个小小的炉灶，一来是给母妃熬制汤药方便了些，不必再看那些踩低就高的奴才的眼神；二来也可以自己做些可口的饭菜。

安巧儿是丽妃当初从娘家带来的，厨艺不错。

商贾出身的丽妃，娘家在江南有几处很有名的酒楼。得皇上盛宠那会儿，他们的吃用也是无一不精，后来恩宠不再了，别的还能忍，就是在吃喝上忍不下去。

聂清麟脾气、秉性不随丽妃，偏这娇嫩的舌尖独得母妃真传。加上要扮成男子，丽妃生怕她吃得太多发育太快，露出女儿家的线条，从来只准她吃五分饱。既然不能达到量足，品质的精致弥足珍贵。

聂清麟虽然天生少了些忧伤的气质，但也心知自己眼下命不久矣。短暂的生命如果用三餐来衡量，哪怕是一年的光阴也会如弹嫩的拉面一般，骤然延长许多。

少年天子自诩自己没有卫冷侯翻云覆雨的手段，唯有认真吃好每一餐，才能打起精神，做个好傀儡。

皇帝的寝宫不及以前广恩宫食材、用具便利，最重要的是没有小灶台。幸好马上就要入冬了，内务府送来了火炭盆子，稍加改造，热个饭菜还是很便利的。

祭祖的第二天，下了入冬的第一场雪。

聂清麟本来早早起床梳洗打扮了一番，将衣冠发带束好，再收拢好衣袖等着上銮驾去早朝。可是一番折腾后，却等不来太仆司的銮驾。

安巧儿命小太监去催促后，才来了个跑腿的大太监。他懒洋洋地传了摄政王的口谕，说是天冷路滑，皇上的身子不大稳妥，就不必亲自去早朝了。

这摆明了是不把新皇放在眼里！换个先皇的好儿子，一定会悲怆异常，大骂摄政王的狼子野心。可聂清麟泰然处之，换下衣冠，套着件半旧的夹袄，坐在火盆前读了会儿闲书。

她读到才子佳人在月下小酌，分食了月饼，饮了桂花酒，便入了那帐帘软榻，床板吱呀作响时，猛然抬头，发现屋外已经是日头偏西，突然觉得自己这腹中有些空虚。

于是她唤来安巧儿，将那隔夜的祭肉切成薄薄的几片，蘸上那一壶祭祀时的陈年佳酿，腌制一下，夹入同样切成薄片的馒头中，架在铜盘的炉炭上微微烘烤了一会儿。待到两面金黄时，这肉馒头外焦里嫩，醇厚的酒液让肉汁一点儿不浪费地浸在了馒头里，轻轻咬上一口，不但没有隔夜的柴肉味，反而有股鲜味在唇齿间挑逗。

她刚美美地吃了两口，门口的小太监突然颤着音儿高喊道：“摄政王觐见！”话

音未落，高大的男人一撩门帘便进入了内殿。

外面雪下得正大，那人穿着一件黑色的裘皮大氅，肩头落了厚厚的积雪，浑身都冒着逼人的寒气，迷人的俊脸似乎挂着二两寒霜。

摄政王刚刚在朝堂上生了一肚子的邪火，下了朝便来寻这小皇帝的晦气。他原想着今儿没让这小儿上早朝，应该在殿中忐忑着呢，没承想一进内殿，却是另一番景致。

殿内名贵的摆设早已被懂眼色的内务府撤下了，空空的内殿没有半点先皇时的奢靡之气，就连取暖用的炭盆也不是大内精制的白炭，而是泛着烟味儿的黑炭。

可是那小傀儡居然怡然自得，在床边的软榻上拥着棉被，脚边放着火盆，火盆的上方居然还罩着明显是自制的由几截铜质花瓶改造的导烟筒，将浓黑的烟导到了窗外。软榻旁边的小茶几上摆着一碟昨日在供桌上搜刮来的瓜果。

清瘦的小人今儿穿的是件半旧缎面的棉褂子，下面穿的是半截烟色的裆裤，脚上半挂着镶着白色兔毛的便鞋，显得露出来的两截脚踝像玉琢似的，白得都有些晃眼。

哪有什么忐忑，清闲安逸得很呢！

这祭品果然透着不祥之气，才刚入口，便召来了要命的阎王！聂清麟没料到摄政王会突然闯进来，连忙拽了拽棉被，掩住了自己的胸部，微微调整了下呼吸，冲着摄政王笑道：“摄政王，您吃了吗？”

卫冷侯解开大氅，没搭理新皇不着调的问候，几步踱到了软榻前，冷冷地看着还半躺着的小皇帝，不轻不重地说：“皇上倒是安闲！真该让你的堂兄安西王看一看，微臣哪里亏待了皇上？”说着一个折子便甩在了聂清麟的脸上。

聂清麟的脸颊被拍得有些微疼，她慢慢坐直，起身下了软榻，搂紧了夹袄，拿起折子扫了几眼，立刻明白了大概意思。

这安西王聂璞是先皇五弟的嫡长子，世袭了父亲的爵位，也是分封的诸侯、王爷里封地最大、军队最强的皇亲。以前宗亲聚会时，聂清麟倒是与他见过几面，但这位安西王应该压根儿不会记得她是哪一位。

可他偏偏在这奏折里，好似跟新皇交情甚笃，亲近得不得了，他的大概意思是，新皇私下写信给他这位堂兄，控诉摄政王的种种暴虐，如今他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盼着各位王兄早日清君侧，救新皇于水火之中。

聂清麟只看了几行，眼皮就开始跳了起来：堂兄啊，我们都姓聂，相煎何太急？

这借口整脚得可以！就算她有那想找外援匡扶聂氏正统的心，如今这皇宫已经改姓卫了，别说书信了，就算是吹一口龙气，都出不了殿。

这个聂璞，仗着自己兵强马壮，而卫冷侯现在还不能随意动各地的藩王，便随便找了个心疼皇上堂弟的借口，拒不纳贡，将朝廷派去收纳岁贡的朝臣打了个半死，扔在了城外。

这是给卫冷侯一个下马威，告诉他，想打他聂璞的秋风，没门！

卫冷侯也知道这聂璞的龌龊心思，自然也清楚不关这废物皇帝的事。

可是聂璞起了这个头儿，各地的藩王一定会依样画葫芦，今天的岁贡纳不上来，驻守京城边关的将士们就要饿肚子。

这万里江山早已经被昏庸无能的先皇折腾消磨得元气伤了大半，这接下来残破的棋局该如何走，如不是这有些本事的权臣，还真是盘不开这局死棋。

卫冷侯这么想着，当初在弄死那个昏君的时候真是该多砍上几刀，不该让他那么痛快地下去清闲了。

卫冷侯方才下了早朝，也没上马车，就这么在宫内慢慢踱步了小半天，早已想到了应对之策。他正好走到了皇帝的寝宫，胸里憋闷着对先皇昏聩的邪火，心想撒在这倒霉儿子的身上，也不算浪费了。

聂清麟弄清了原委，再看看卫冷侯的脸色，心知今儿这一关可不大好过啊！待到卫冷侯坐在她先前躺着的软榻上，她便小心翼翼地又问了声：“摄政王饿了吗？要不要尝一尝这刚烤好的肉馒头？”

说实话，卫冷侯的确有些饿了，大清早就爬起来上朝，然后糊了一上午大魏朝的烂窗户纸，又在寒风中走了半晌，早上匆忙喝的那几口参鸡粥早就消化得差不多了。不过他既然是存着心要敲打这少不更事的小皇帝，自然也看不上那几块隔夜的馒头，他一扬手，连铜盘子带馒头全砸在了地上。铜盘子哐唧唧在地上连滚了几圈，一路欢畅地滚到了门口。

门外的侍女、太监全蔫了，大气不敢喘，生怕被盛怒的摄政王听见。安巧儿心里更是一紧，这要命的人物，连先皇后来都有些惧上几分，才忍不住动了斩草除根的心，没承想惹来了杀身之祸。那孩子才多大的年岁，如今算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了，还要被那活阎王肆意羞辱。想到这儿，她一个没忍住，眼泪已经出来了。

聂清麟捏着衣角，身在这“火山口”，感受着怒火滚滚的煎熬，她偷偷抬眼瞟了一眼摄政王依然冰冷的神色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轻盈地跨过一地的狼藉，从旁边的柜门里取出了一碟子金丝枣，用旁边放着的小汤匙熟练地剔了里面的枣核，放入小碗里，再娴熟地用安巧儿炒好的油面儿冲了一杯蜜枣油茶。她端到了摄政王的面前，软软地来一句：“馒头硬了些，有些伤胃，这个正好。就是有些烫，喝的时候慢点儿。”



第三章

说句实话，小皇帝的反应，的确让摄政王有些出乎意料。

这就是个不懂场面的孩子的做派嘛！得罪人了，拿出自己看家的零嘴来用心地哄上一哄。

可他也不看看自己要哄之人是谁！

可卫冷侯在名利场里浸染得久了，见惯了美色珠宝，小皇帝这种不按章法的行事方式还真是让他有些新鲜的感觉。已经很久没有人用这种幼稚之极的方法来讨好权势熏天的摄政王了。卫冷侯这滔天的怒火，又被这一碗皇帝亲“泡”的蜜枣油茶给噎住了。

聂清麟举了半天的小细胳膊，都有点儿微微打晃了，偷眼看看摄政王，也不知他在酝酿着什么。她心里暗道一声失策，这冲茶的水是刚烧开的，一会儿被掀翻了，免不了要被烫上几个水泡。也不知安巧儿匣子里的獾油膏子还有没有，现在这时节向太医院讨要，估计要费些周章……

她正胡思乱想着，手里的碟子一轻，摄政王居然接过了那杯茶，只不过没有立时喝，只是眯着眼，看那杯中打着旋儿的蜜枣。

聂清麟似乎想起了什么，起身坐到摄政王身边，就着太傅的手，将小脸凑了过去，贴着杯沿抿了一大口，说道：“温度正好，摄政王可以喝了。”

卫冷侯从来不在外面随意用餐，死敌四处环绕，高处不胜寒，难免要提防用毒下药的。他方才也是被那皇帝小儿的软语绕住了，看那小儿顶着微红的小脸一通折腾，加上备茶的模样也甚是纯良可爱，颇有点儿邻家稚龄弟弟的趣意，就一时间鬼使神差地接过了茶杯。

可是一接过，他便有些懊恼，可还没等他甩了杯子，那看起来跟个傻子似的废物，偏偏这时候抖着机灵，居然明白他的顾忌来亲自试食了。

卫冷侯当初其实是武举出身，后来阴错阳差地做了文臣，但骨子里还是有些习武之人的习气，后来又去边关督了几年军，其实在饮食起居上是不大注重小节的。

要是这小皇帝但凡露出点儿愤恨，或是哭天抹泪地大喊冤枉，都能叫他腻歪得再给这皇帝一双小铁鞋穿上一穿。可偏偏小皇帝面对他这种逾矩的羞辱，坦然受之，又有点儿懵懵懂懂。这便犹如一记重拳打在了上好的棉花袋子上，失去了刁难的兴味。

既然小皇帝主动解了他的顾虑，加上实在是饿得很，他也没客气，一口便将那喷香的油茶喝得干干净净。

也不知这小皇帝是不是有意的，卫冷侯以前是爱极了枣儿的味道，总喜欢用枣泡水，只是这几年操心的事儿渐渐多了，诸多的生活习惯也都变了模样，这么一想，应该是巧合了。

待到他腹中暖了起来，聂清麟偷眼打量他似乎不那么暴躁了，便软软地细语道：“那个聂璞……朕倒是不太记得了，似乎朕八岁的时候，他跟着没有过世的安西王一起来宫中给当时还健在的太后请安。也不知怎么的，后来他在太后的寝宫里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失了礼仪，被先皇撵出去了，以后朕就跟这位堂兄不大得见了。难为这安西王还记挂着朕，只是这胡说八道的毛病，好像还是没有改啊……”

听着小皇帝独特的柔嫩音调，渐渐暖起来的胃也开始回血，人也松弛了许多。靠在软榻上休息的工夫，卫冷侯突然心里一动，忍不住又看了看这个他之前一直不大瞧得起的小皇帝。那张略显清瘦的小脸上，大眼倒是温润湿亮，一派天真的模样。看来就是个孩子随口而出的童言无忌。

可是这小儿不经意间提起的往事倒是提醒了他。卫冷侯在宫里一向耳目众多，自然知道这段往事。那个聂璞倒是个色胆包天的，当初趁着各路藩王进京面圣的时候，似乎在太后的寝宫里睡了皇室宗亲的一个皇婢……

本来是提不上桌面儿的陈年艳事，可是突然被翻出来这么琢磨一番后，卫冷侯心里登时有了主张。这安西王敢下他卫冷侯的面子，哼哼，那他就让这安西王一宗灰飞烟灭！

他心里流转着歹毒的念头，便再也没有闲情跟这小皇帝磋磨，连一句“微臣告退”都懒得说，踹开满地的馒头走人了。

阮公公一路跟来，立在寝宫门口，本以为不一会儿就能听到小皇帝哀号求饶的动静，心里正在感慨着呢！

毕竟今儿在早朝上，摄政王可是毫不留情地抄斩了替安西王说情的御史满门。为官二十年的老臣啊，除下帽子便拖到午门斩了。

下朝的时候，他在一旁看得分明，摄政王余怒未消啊，在雪地里走了半天，头顶都呼呼地冒热气，吓得跟在后面的侍卫们没一个敢上前说话的。

等到摄政王拐进了小皇帝的寝宫，阮公公心里暗叫一声：“坏了，这孩子是躲不过去了！”

他毕竟是宫里的老人儿，知道这十四皇子在这偌大的皇宫里从来不显山露水。那丽妃的性子刁毒，心气儿又高，以前那些事儿，招了不少人的嫉恨。这十四皇子小时候，可没少挨丽妃的连累；后来再大了些，宫里就跟没有这一位似的，谁也想不起来他了。

想来这孩子也是宫里众多身不由己、苦情的一位，身在落败的皇家，如今又被架到了这个位置，也怪可怜的。可惜这乱世之秋，都是各顾各的，哪有那么多的闲心去怜悯旁人，也只能冷眼旁观没有根基的一根弱草被碾压践踏了。